

中國美術分類全集

中國法帖全集

宋 忠義堂帖

大宋制六

裴公軍

裴將軍



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

中國美術分類全集

中國法帖全集



宋 忠義堂帖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中國法帖全集·宋 忠義堂帖·第九冊
啓功 王靖憲 主編

—武漢—湖北美術出版社 2002.3

(中國美術分類全集)

ISBN 7-5394-0984-3

I·中…

II·①啓…②王…

III·漢字—法帖—中國—宋代

IV·J292.2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0)第 07385 號

中國美術分類全集

中國法帖全集·第九冊

宋忠義堂帖

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

主 編 啓 功 王靖憲

責任編輯 余 瀾

出版者 湖北美術出版社

發行者 地址 武漢市武昌黃鵬路75號

電話 027 86787105 郵政編碼 430077

<http://www.hbapress.com.cn>

E-mail: hbapress@public.wh.hb.cn

制 版 者 深圳利豐雅高電分製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者 利豐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

版 次 二〇〇二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 張 17.25印張

書 號 ISBN 7-5394-0984-3/J·892

國內版定價 (全套)陸仟捌佰圓 (本冊)叁佰圓

版權所有

《中國法帖全集》編輯委員會

主編

啓功(中央文史館館長)

副主編

王靖憲(人民美術出版社 編審)

編委

馮芳華(湖北美術出版社社長 編審)

余瀾(常務)(湖北美術出版社副社長 編審)

顧問

楊新(故宮博物院 研究員)

汪慶正(上海博物館副館長 研究員)

凡例

- 一 《中國法帖全集》選編中國古代具有書法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的各類著名的法帖。編排分叢帖和單冊帖兩大類，以摹刻時代先後為序。個別叢帖因篇幅安排，略有調整。
- 二 所選各帖以傳世的原刻本為主，翻刻本具有價值者，酌選其部分以供參考。偽刻本概不收入。
- 三 各種單冊帖系統繁雜，其源流難於確定者，選擇其具有代表性的刻本和善本，其他轉相翻刻或偽托者概不收入。
- 四 每冊包括：總目、子目、圖版及論述該帖的論文等。
- 五 全集末卷為全集總目、子目索引、作者索引以及歷代法帖叙錄等資料。
- 六 本冊為存世宋刻宋拓《忠義堂帖》的原刻本。

宋拓顏真卿《忠義堂帖》

朱關田

《忠義堂帖》何紹基刻本

顏魯公帖

移蔡帖

忠義堂

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

自汝移蔡天
也天之昭明
其可誣乎有

南宋嘉定七年（一二二四年），祕閣校理留元剛（茂潛）出守永嘉，景仰顏真卿文章節義，「求公文而刊之，將以砥礪生民」。而家無藏本，得劉源父（敞）所序十二卷，即嘉祐中宋次道集其刻於金石者也。篇簡漫漶，字義舛偽，乃以史傳諸書，碑迹雜記，詮次年譜，係以見聞，參異訂疑，搜亡補失（留元剛《顏魯公文集後序》），編纂成集，凡十五卷。又訂正年譜，附於篇末。翌年（一二二五年）將所收魯公「碑迹」摹勒上石，署名「忠義堂」。後二年（一二二七年）鞏嶸（仲同）續刻《御史》、《南來》、《草篆》、《江外》、《送書》及《乞題放生池碑額及御書批答》、《碑陰記》等七通，合成四十五種，世稱《忠義堂帖》。浙江省博物館收有宋刻宋拓本，凡八冊（縱三十五·六厘米，橫十六·五厘米），系清初孫承澤（退谷）海雲閣舊藏，有孫氏朱筆校記、題跋多處，並有王崇倫、梁清標、安岐、張穆、何紹基等人鑒賞、收藏印記。據沙孟海先生考定，此帖所收多為魯公之精本、稀見本，即使其中常見之帖，比較他刻，亦復神采奕奕，傳真程度較高。他在西泠印社出版此帖前言中寫道：「世人多認為顏真卿書法粗肥多肉，並有蠶頭燕尾之筆，觀此帖便知其不然。」洵可謂是傳世顏魯公書法最早最完善的一部彙帖，它對研究顏魯公書法藝術及其生平事迹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，值得海內外同道珍視之。

是帖，清王澐《古今法帖考》、范大澈《碑帖紀證》、程文榮《南邨帖考》、錢儀吉《衍石齋紀事稿》、顧炎武《金石文字記》以及近人歐陽輔《集古求真》等都曾經記載並有考證。近人林志鈞根據原帖，參以黃本驥所編《顏魯公文集》，辨析諸家考證，著有《忠義堂帖考》一文。其云：

《忠義堂帖》，論顏書者每及之。宋刻唐帖，流傳至今，誠可寶貴。……此帖傳本甚少，自何緩叟（紹基）之提倡，盛行一時，重刻之本，亦有數種。蔣氏（寅昉）藏本，夾有某君題字云：「緩叟有鈎本。」吾友陳叔通云：「何氏鈎本，後亦歸蔣家，今存硤石宅。」余見廠肆任槐

庭復刻《忠義堂帖》（系張石州手撫本）一厚冊，高營造尺一尺強，有咸豐十一年冬祁寯藻跋云：『《忠義堂帖》平定張石州穆手摹顏魯公書也。真迹在道州何子貞紹基家，子貞曾摹勒上石。今任君槐庭復刻之壽陽家塾。筋骨風格，奕奕如生。他日此帖，當與道州帖並傳。或疑跋字不類翁書，不知蘇齋老筆，亦有似此圓勁者，不得謂石州參用己意耳。』是何媛叟先有雙鈎本並刻本，張石州有手撫本，任氏復刻之。……又海豐吳氏子苾式芬亦有撫本，系由何媛叟借鈎。其後北京光裕如，又借吳子苾雙鈎本，刻於光緒年間，亦非全帖。此殆為最近覆刻之《忠義堂》本矣。

按何氏雙鈎摹刻於咸豐年間（一八五一—一八六一年），為上下兩卷，上卷七通（奉命帖、蔡明遠帖、鄒游帖、送劉太冲序、移蔡帖、爭坐位帖、麻姑仙壇記），下卷廿通（放生池碑並御書批答、裴將軍詩、寒食帖、奉辭帖、朝迴帖、捧袂帖、賊軍帖、守政帖、廣平帖、中夏帖、與夫人帖、華嚴帖、文殊帖、鹿脯後帖、江淮帖、訊後帖、書馬伏波語、乞米帖、鹿脯帖、峽州帖）以及小字《麻姑仙壇記》五行。張氏手撫本，任槐庭復刻於咸豐十一年（一八六一年），一卷，廿四通（移蔡帖、顏昭甫告身、顏真卿自書告身、訊後帖、書馬伏波語、放生池碑、蔡明遠帖、鄒游帖、寒食帖、送劉太冲序、裴將軍詩、賊軍帖、守政帖、乍奉辭帖、廣平帖、鹿脯帖、鹿脯後帖、峽州帖、捧袂帖、江淮帖、草篆帖、江外帖、送書帖、與夫人帖），末附《祭侄季明文》一通。

日本二玄社《書迹名品叢刊》中的《忠義堂帖》，即光裕如光緒元年（一八七五年）據吳子苾道光十三年（一八三三年）十一月借鈎本翻刻。全帖原為元、亨、利、貞四帖，今合為上下兩卷，缺漏《爭坐位》、《奉命》、《與蔡明遠》、《鄒游》、《寒食》、《乍奉辭》、《一行》、《送辛子序》、《書清遠道士詩》、《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》、《郭氏家廟碑銘》、《自書太子少師告身》十二通及蔡襄至和二年（一〇五五年）十月廿三日題記，且風貌遠遜，已不可與之同日而語。

是帖或記為十冊，見歐陽輔《集古求真》卷十二：『孫退谷有藏本，作十卷，恐是分裝十冊，非原有卷第也。』其所列目次（移蔡、奉命、寒食、鄒游、朝迴、鹿脯、乞米、爭坐位、蔡明遠、乍奉辭、捧袂、峽州、修書、守政、廣平、中夏、華嚴、文殊、一行、與夫人、馬伏波語、鹿脯後帖、訊後、送劉太冲、送辛子序、昭甫制、元孫制、裴將軍詩、清遠道士、麻姑壇記、畫贊碑陰、郭家廟、惟貞制、殷氏

制、少師告身、尚書告身、御史帖、南來帖、江外帖、草篆帖、送書帖、家廟碑、東林題名、西林題名、雁塔題名、乞御書並批答（與之略異，且多《家廟碑》、《東林題名》、《西林題名》、《雁塔題名》四通。參《庚子銷夏記》卷六記：『宋人有忠義堂祀顏魯公，嘉定間，劉（留）元剛刻魯公帖置其中，極其勁秀，計十卷。……余僅得八卷，貯海雲閣。』及范大澈《碑帖紀證》：『《忠義堂帖》，宋人所刻，不知幾卷。予得二大帙，俱顏魯公書東林、西林、雁塔題名、家廟碑，北墨白綿紙，刻亦清勁，惜乎不全』云，孫氏所得已非完本。范氏所見東、西林題名等四通，或即其所佚者二卷（冊）。

今將浙江省博物館藏本依序介紹如下：

移蔡帖

正書。貞元元年（七八五年）正月十九日，書於蔡州。為顏真卿最後之書迹。著錄首見是帖。顏真卿卒日，新舊《唐書》本傳所說有異，留元剛據是而證新史貞元元年為是。

爭坐位帖

行書。帖目又稱：『《與郭僕射書》』。廣德二年（七六四年）十一月，書於檢校刑部尚書任上，即是月十四日郭子儀自涇陽入覲，代宗安福寺犒勞之明日。著錄首見蘇軾《東坡題跋》卷四。

帖主郭英乂，字元武，瓜州晉昌人，官至右僕射，封定襄郡王，新舊《唐書》有傳，見舊書卷一七，新書卷一三三《郭知運傳》後。參舊傳：『廣德元年，……徵拜尚書右僕射，封定襄郡王，恃富而驕，於京城創起甲第，窮極奢靡。與宰臣元載交結，以久其權』云，乃顏真卿尚書右丞及檢校刑部尚書之上司，元載黨羽。據元載《故定襄王郭英乂神道碑》：『永泰元年十二月甲子，……薨於靈池，兵故也』云，明年（七六六年）即死於兵嘩。

按《爭坐位帖》傳世摹刻甚多，僅清代王昶《金石粹編》所見就有：京兆安師文本、吳中復重刻本、米芾臨本、北京本、戲鴻堂本、嘉善魏學濂本、關中即今西安碑林本。此外，黃本驥《顏魯公文集·書評》謂還見有海昌本、濮州本、乾隆御刻墨妙軒本、孔繼涑玉虹鑒真本、謝希曾契蘭堂本。其先後摹勒翻刻者竟達十二種之多。是帖在宋時，甚為世人所重，蘇、黃、米、蔡北宋四大書家，莫不臨做摹習之。米芾年少時，曾臨一本，幾可奪真。東坡曾手拓數十本大行於世。是帖原為

安師文舊物，嘗刻以傳世，吳中復謂其未盡筆法，因再模刻。其後安氏兄弟析產，一剖為二。前後二段最後相繼進入內府，即《宣和書譜》卷三所記《爭坐前帖》、《爭坐後帖》，遂不復知其外見。米芾《書史》曾經記載，真迹用唐畿縣獄狀槌熟紙起草，其中小字是於行間添注，不盡，又於空紙邊橫寫，與當時刻本不同。是本，亦小字添注不盡，乃於行下空紙邊橫寫，可見非當時安師文刻本和吳中覆本重勒者。元袁桷曾見蘇東坡手拓本，其《清容居士集》謂「無纖毫失真，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」。米芾臨本，據《書史》當有元章戲筆字印，而此忠義堂刻不見蘇、米印記。當以魯公真迹入石，高於蘇、米臨，拓以及安、吳刻本，更遠勝北京以下諸刻矣。

是本，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即監門將軍朝廷「十六字誤移於「縱是開府」句之前，以致不可卒讀，蓋出裝裱不慎。

奉命帖

行書。帖目又稱：《奉使蔡州帖》。建中四年（七八三年）十月間，題於汝州龍興縣驛壁。著錄首見是帖。

與蔡明遠帖

鄒游帖

行書。兩帖合稱：《與蔡明遠帖二首》。乾元二年（七五九年）秋，書於金陵。《與蔡明遠帖》曾入宣和內府。著錄首見潘師旦《絳帖》法書第十。朱長文《墨池篇》卷十八所見為「傳模本」。《鄒游帖》，著錄首見是帖。

帖主蔡明遠，鄱陽人，以《與蔡明遠帖》「真卿昔刺饒州，即嘗趨事」云，蓋魯公饒州舊吏。《鄒游帖》及吾於淮泗，黃本驥《顏魯公文集》（四部備要本）誤作「及吾淮泗之間」。黃氏編纂之時，或未睹原帖。

寒食帖

行書。著錄首見《絳帖》法書第十。

乍奉辭帖

草書。帖目又稱：《報蔡明遠後帖》，《奉辭》，《與盧倉曹帖》。著錄首見《絳帖》法書第十。

朝迴帖

帖目又稱：《馬病帖》。

乞米帖

鹿脯帖

帖目又稱：《不審帖》，《乞脯帖》。

峽州帖

帖目又稱：《疎拙帖》。

捧袂帖

帖目又稱：《張淑帖》。

《朝迴》等五帖與後之《鹿脯後帖》以及《奏事》、《奉別》合稱為《與太保帖八首》，詳見《鹿脯後帖》條。

(以上第一冊)

修書帖

行書。帖目又稱：《賊軍帖》。天寶十五年(七五六年)，書於平原郡。著錄首見是帖。

守政帖

行書。帖目又稱：《與緒汝帖》。大曆二年(七六七年)，書於赴任吉州別駕途中。著錄首見洪邁《容齋四筆》。

《守政帖》『緒汝等當須謂吾之寸心不可不守』，集本誤作『志不可不守也』。

是本『道苟時為千古罪人也，雖貶居遠方終身不』十七字裱工誤入《廣平帖》。

廣平帖

草書。大曆七年(七七二年)九月之後書。著錄首見是帖。

廣平，為盛唐名相宋璟之字，內云『廣平碑』，即大曆七年(七七二年)九月所書之舊文《宋璟

碑》，是月廿五日，昭義軍節度使薛嵩命權知邢州刺史封演上石，立在沙河墓田。是帖，蓋書於立石見拓之後。

中夏帖

草書。曾入宣和內府。著錄首見《宣和書譜》卷三。

與夫人帖

行書。帖目又稱：《頓首夫人帖》。大曆七年（七七二年）十一月八日，書於汴州。著錄首見米芾《寶章待訪錄》。曾入宣和內府。《墨池篇》卷十作記為『傳模本』，在宋次道家。《寶章待訪錄》云：『真迹，楮紙，破爛過半，在駙馬都尉王晉卿家。』是帖完整無損，文亦未見短缺，當以破爛前之摹本入石者。

帖主夫人，乃韋夫人，太子中舍人韋迪之女，京兆尹韋濟夫人之姐，塵外上人即太常卿韋渠牟之堂姐，長子顏頗之生母。是時魯公自撫州返京待命新職，夫人偕行，道出洛陽，擬遷伯父元孫夫婦之柩歸葬長安祖塋。是書當書於初至汴州之日。

華嚴帖

行書。帖目又稱：《與澄師帖》。大曆九年（七七四年），書於湖州。著錄首見是帖。《顏魯公文集》卷三十引郁逢慶《郁氏書畫題跋記》誤作《華嚴經》。

按是帖云：『真卿承聞大華嚴會已遂圓成，取來日要詣彼隨喜，如何如何。幸周（問）副老草不悉。真卿頓首和南。澄師大德侍者十月敬空。』華嚴會乃講贊《華嚴經》之法會，大曆、貞元間華嚴宗大法師名澄者，惟代州清涼寺主澄觀其人，著有《華嚴大疏》六十卷。贊寧《宋高僧傳》卷五《唐錢塘天竺寺法詵傳》記：『詵初講天竺寺，盛闡華嚴。時越僧澄觀就席決疑，深得幽趣。』參同卷《唐代州五臺山清涼寺澄觀傳》：『釋澄觀，姓侯氏，越州山陰人也。……大曆中，就瓦棺寺傳《起信》、《涅槃》。又於淮南法藏受海東《起信疏義》。卻復天竺詵法師門，溫習《華嚴大經》。』又記：『（大曆）七年往剡溪……十年就蘇州……大曆十一年，誓游五臺。』其預錢塘天竺寺『華經法會』，『就席決疑』者，時必在東走剡溪之後北赴蘇臺之前。

顏真卿有《文殊帖》稱：『近作一《文殊師利菩薩碑》，但欲發揚主上聖意，衆不近文律耳。』參皎然《奉同顏使君真卿開元寺經藏院會觀樹文殊碑》詩『雁門傳法至，龍藏立言時』云，華嚴宗始祖杜順和尚即其文殊師利菩薩之化身，其立石際，當有講贊華嚴之法會。

又，《澄觀傳》稱澄觀與韋渠牟『結交最深』。按韋渠牟乃顏真卿夫人之從弟，權德輿《右諫議大夫韋君（渠牟）集序》曾記其『嘗著《天竺寺六十韻》，魯郡文忠公序引而和之，使畫工圖於仁祠，摘句配境，偕為勝絕』云。參載之《韋渠牟墓志》所記，韋氏『未弱冠，……於是傳心印之法於金陵，授谷神之道於華陽，或為塵外人，或為遺名子』。其大曆八年（七七三年），名號遺名子，時在湖州，預唱《登峴山觀李左相石尊聯句》。又其父韋冰，八年夏月卒於上元，見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八○引《廣異記》。韋氏其走錢塘，游天竺寺者，必在八年夏月歸鄉守喪之前。而交游澄觀，衆始於同時。其所謂《天竺六十韻》，或有記法說之『盛闡華嚴』之況。而顏真卿『序引而和之，使畫於仁祠』者，衆與湖州開元寺經藏院樹立《文殊碑》有關。其圓成大華嚴會之『澄師大德』即帖主，乃為澄觀，講贊華嚴法會，或出韋渠牟之薦引，而時在大曆九年（七七四年）自杭赴吳經歷湖州之日。

文殊帖

行書。帖目又稱：《送文殊碑文帖》。大曆八年（七七三年）十月，書於湖州。曾入宣和內府。著錄首見《書史》。

其云：『近作一《文殊師利菩薩碑》，但欲發揚主上聖意，蓋不近文律耳。』皎然有《奉同顏使君真卿開元寺經藏院會觀樹文殊碑》詩，其湖州開元寺所樹文殊碑，或即其《文殊師利菩薩碑》。

鹿脯後帖

《朝迴帖》、《乞米帖》、《鹿脯帖》、《疎拙帖》（又名《峽州帖》）、《捧袂帖》、《鹿脯後帖》等六帖，除《疎拙帖》正書外，其他並行書。與《奏事》、《奉別》合稱：『與李太保帖八首』。其中，《捧袂》，永泰元年二月（七六五年）廿四日書。《奏事》，元年（七六五年）閏十月十四日書。《疎拙》，二年（七六六年）二月十一日書。餘下諸帖書於元年（七六五年）二月十四日至二年（七六六年）二月十一日間，確實月日無考。《鹿脯》，著錄首見《墨池篇》卷十八，記作『傳模本』。《乞米》，著錄首

見歐陽修《集古錄跋尾》卷八。《朝迴》，著錄首見周密《雲烟過眼錄》卷上。《捧袂》、《疎拙》，著錄首見米芾《寶章待訪錄》。《鹿脯後帖》，著錄首見是帖。《疎拙》和《朝迴》、《乞米》、《鹿脯》四帖，曾入宣和内府。（宣和内府又收有《與李光顏（進）太保帖》，具體待考。）《朝迴》、《捧袂》、《鹿脯》結銜『刑部尚書』，《疎拙》結銜『峽州別駕』。

《鹿脯帖》：『病妻服藥，要少鹿肉，乾脯有新好者，望惠少許。』集本誤作『病妻服藥，要少鹿肉脯，有新好者，望惠少許。』《鹿脯帖》原和《爭坐位帖》俱為安師文舊物，董其昌曾見真迹與宋拓本，不惟字形大小不倫，即其文亦有小異。安世鳳《墨林快事》云：『此帖原文藥須鹿肉，恐鹿肉難得，乃思及於鹿脯中新好者，如今之不得鮮姜用乾姜也。』今云（宋拓本）藥兼鹿脯，何以又云新好者，文理不通。是本『病妻服藥，要少鹿肉』云，盡合安氏所見，或即以墨迹上石者，故遠勝其他諸刻。黃氏之誤，蓋出他本之訛損。

《捧袂帖》當時出城不獲，集本『城』字已泐。

《鹿脯後帖》『承美疹痊損，更加保愛』，集本作『承美□痊損，更加保重』。

帖主李太保，米芾以為李光顏，見《寶晉英光集》，而王澐不以為然，其《竹雲題跋》卷四稱：『《寶晉英光集》以李太保為光顏，以穆宗初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當公（顏真卿）為刑部尚書時，光顏名位尚微，不得遽稱太保。今考《李光弼傳》稱代宗即位，拜太子太保，正在廣德二年（七六四年），則此太保決知為光弼無疑也。光弼為國元老，盡力王室，與魯公為氣類，其從光弼乞米、乞鹿脯，宜其不厭於煩矣。』然王澐之說，亦誤。顏真卿《李光弼碑》有記：『今上（代宗）登極，寶應元年夏五月進封臨淮郡王。廣德元年……冬十一月，上在陝州，以公兼東都留守，制書未下，久待命於徐州，將赴東都，屬疾痢增劇，公知不起，使使賫表奉辭。廣德二年秋七月五日己亥，薨於徐州之官舍。……九月己未，追贈『太保』。』光弼，衆卒於太尉任上，太保乃其贈官，且其雖為顏真卿至友，始交游於天寶末年（七五六年）河北招討採訪使任上，共拒安祿山之叛，然自上元二年（七六一年）五月出鎮臨淮，即移徐州，至死未曾稍留京師與魯公（時在京師）操觚論撰。王澐所謂『代宗即位拜太子太保』者，乃光弼之弟光進，見《李光弼碑》，其廣德二年（七六四年）立石之時署銜『開府議同三司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渭北節度使涼國公。』（其兄光顏見銜『特進鴻臚

卿』，與米芾所記穆宗朝為太保者光顏另一人。《新唐書》卷一三六本傳亦記：『光弼弟光進，字太應。初為房瑄裨將，將北軍戰陳濤斜，兵敗，奔行在，肅宗宥之。代宗即位，拜檢校太子太保，封涼國公。吐蕃入寇，至便橋，郭子儀為副元帥，光進及郭英乂佐之。自至德後與李輔國並掌禁兵，委以心膂。光弼被譖，出為渭北、邠寧節度使。永泰初，封武威郡王。累遷太子太保，卒。』永泰初年（七六五年）正月為太子太保。其薦引張淑，庇之幸甚；舉家食粥，乞之以米；病妻服藥，渴惠鹿脯，以及病瘡少愈，勿憂為佳；馬病朝迴，未遂馳謁，其往復告示，殊不勝其勤，可見友情之深契。

一行帖

草書。帖目又稱：《自江淮帖》。著錄首見是帖。

王澐《竹雲題跋》直謂『好事者集魯公字雙鉤所成』，或本之於流傳之墨本，甚是。

訊後帖

行書。書寫年月及地理無考。著錄首見是帖。

書馬伏波語

正書。馬援語。

大曆五年（七七〇年）四月，書於撫州。著錄首見是帖，惟誤『五年』為『四年』。陳垣《道家金石略》收有《劉仙巖立馬援誡子書碑》，出自《萃珍閣蜀碑錄》第五冊。顏真卿行迹不至蜀中，《蜀碑記》所記：『碑高一尺八寸，廣一尺一寸。六行，行十一字。正書。』全與是本款式不合，且誤譚仙巖為劉仙巖，蓋後人重立於蜀中者。刻者皇甫華，亦非大曆年間人。

帖主譚仙巖，撫州仙壇觀道士，麻姑山女道士黎瓊仙弟子，參《撫州寶應寺翻經臺記》：『真卿叨刺是邦，茲用愾息，有高行頭陀僧智清，緒發洪誓，精心住持，請以佛迹寺僧什喻，仙臺觀道士譚仙巖同力增修，指期恢復。』及《魏夫人碑》：『大曆三年，真卿叨刺是州，……有仙臺觀道士譚仙巖者，修真自遠，法侶是宗，請以男官黃道士二十七人，抽隸洞靈，共申灑掃；高行女道士黎瓊仙七人萃居壇院，精力住持已久，率勵往來，增修觀宇，從之』云，其與顏真卿道緣非淺。譚、顏之

交，或出自吉州靖居寺僧智清之薦引。

送辛子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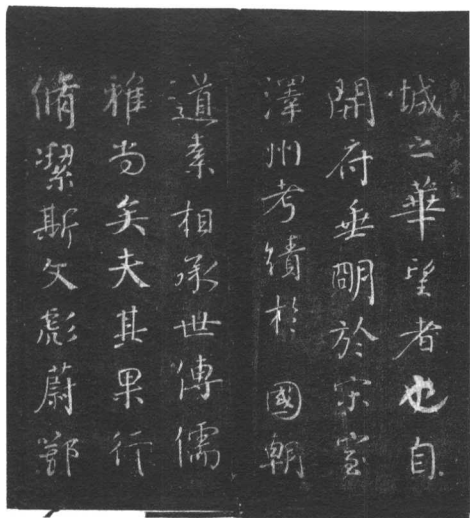
行書。帖目又稱：《送辛晃序》。大曆十二年（七七七年）二月初一日，書於金陵。曾入宣和內府。著錄首見《寶章待訪錄》。是本筆法全不類魯公，或屬他人所書。

帖主辛晃，見《寄司空曙李端聯句》，預唱者耿漳、王早、辛晃。據其《醉中行越客，興裏眄庭柯》及《年華空荏苒，名宦轉蹉跎》云，時在越中，且係宦游之人。耿漳來使吳興，時在大曆十一年（七七六年）夏日，其前有越州之行，見其《贈嚴維》《許詢清論至，寂寞住山陰》云。若是，辛晃當自越而來，然後赴金陵，向滁州。所記《二月初吉》，蓋在大曆十二年。參序：『醇白之士曰隴西辛晃，……昔我高叔祖鄆州使君著《決疑》一十二卷，問答稱為大顏；曾伯祖祕書監府君集注解成一十二帙，名儒斟酌煩省，捃摭英華，勒成三十篇，名之曰《漢略》。夫其發凡舉例，晃序言之已詳』云，鄆州使君即顏游秦，祕書監府君即顏師古，叔侄並為《漢書》學者，辛晃為之序，其辛、顏之交誼，是可想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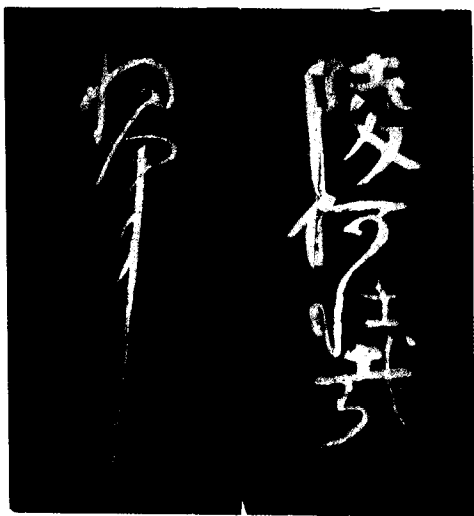
送劉太沖序

行書。大曆七年（七七二年）春日，書於上元。曾入宣和內府。著錄首見米芾《書史》。慶元五年（一一九九年）石本有戴援綬跋：『第序腦亡「太」、「沖」、「彭」三字，考汝、越帖亦然，莫可補闕云。』是本首句又損『劉』、『者』兩字，末題結銜僅存『魯郡公』三字。《墨池篇》卷十八記為『傳模本』。

是帖，米芾《書史》稱：『原為王欽臣故物，後為唐垌所得。將「才不偶命，而德其無鄰」等字剪去，而忠義堂刻本，依舊留存。又《淳熙祕閣續帖》，為劉燾等人在淳熙十二年（一一八五年）奉命模勒禁中的一部叢帖，其中收有是帖，王虛舟見其宋拓，首行『劉太沖者彭』五字，『太、沖、彭』三字完好，『劉』字尚存左半，其他連同劉字上面三字全泐。留元剛所摹勒者，當為是本。或許墨迹至留氏時，五字已相繼磨損，不復能辨點畫，故全闕為斯。另有『魯郡公顏真卿』，其結銜所少『開國』字樣，亦當磨泐所致。孫承澤曾見真迹，與其相校，謂其文及書法均有小異，疑傳世不止一



送劉太沖序



本。如此，上述三本，當有一本為唐宋摹本。《淳熙續帖》出自內府收藏，真迹之可靠程度較大。帖主劉太沖，名文士劉太真之兄，宣州人，望出彭城。先祖晉末隨晉元帝永嘉南渡，遂為金陵大族。為蕭穎士門生，天寶十二載（七五三年）進士及第，與皇甫曾、李清同年。參其《昔作郡平原，拒胡羯而請與從事；掌銓吏部，第甲乙而超昇等夷》云，劉太沖者，蓋其舊僚。

（以上第二冊）

裴將軍詩

草書。詩目又稱：《裴將軍北伐詩》。著錄首見是帖。其筆勢雄強勁逸，有一掣萬鈞之力，拙古處幾若不可識，沙孟海先生以為《魯公裴將軍詩》境界最高，或疑非顏筆。余謂此帖風神胎息於《曹植廟碑》，大氣磅礴，正非魯公莫辦。何子貞云：「此碑篆隸並列，真草相兼，觀其提掣頓挫處，有如虎嘯龍騰之妙。且其行間字裏，與《送劉太沖叙》相似。」子貞真解人哉！（《臨裴將軍詩自記》）云，蓋為確論。究其意趣，當書於《送劉太沖序》同時，即大曆中葉。另有墨迹本，紙本，藏北京故宮博物院，相較是本，贋迹顯然。

《裴將軍詩》、《劍舞躍游電》、《威聲雄震雷》，集作《劍舞若游電》、《威名雄震雷》。

刻清遠道士詩

書清遠道士詩及和作兩詩並正書。詩，清遠道士撰；和作，顏真卿撰。

詩目又稱：《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寺有作》。和作又稱：《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》。大曆六年（七七一年），書於蘇州虎丘山。著錄首見是帖，惟其末題「大曆五年十二月十日刑部尚書顏真卿」者，且是詩「吟眺川之陰」，「眺川」誤為「挽川」。又「虎」字二見，皆不避唐諱。其他「本」字，豎筆中斷，「歷」字從木，「遊」作「游」都不類顏真卿平常書法，加上筆勢稚弱，顯見偽迹。是帖宣和內府未收，作偽或出宣和之後。

麻姑仙壇記

正書。記目又稱：《麻姑壇記》、《撫州南城縣麻姑仙壇記》。全稱：《有唐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》。大曆六年（七七一年）四月，立在南城縣。著錄首見《集古錄跋尾》卷七。王昶《金石

東方先生
畫贊碑陰

記
唐平原太

萃編》卷九六記：『石橫廣二尺八寸，高九寸，記四十六行，行二十字。……正書。』另有小字本兩種，其一黃庭堅謂『慶曆中一學佛者所書』（《金石錄》引陳無已語）。是帖乃又一本，有『令姚免』三字，或謂中字本。參其前有題記『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撰並書』一行二十五字，蓋出石本，然不合當時碑記制度。若出墨迹，蓋為抄本，『令姚免』者，或其書者。是記文字，與集本有異，『忽還語家』為『忽還語家人』，『車駕五龍各異色』作『車駕五龍合異色』，『淙下三百餘尺』，『三百餘尺』為『三百餘丈』。

（以上第三冊）

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

正書。碑目又稱：《畫贊碑陰記》、《東方朔畫像贊碑陰記》。全稱：《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》。天寶十三年（七五四年）十二月朔日，附《畫贊》立於安德縣。著錄首見《集古錄跋尾》卷七。《金石萃編》卷九十記《東方朔畫贊》：『四面刻，連陰共三十六行，行三十字。』又說：『碑陰記，正書。額題『有漢東方先生畫贊碑陰之記』十二字，隸書。』是陰，四字一行，且前題『唐平原太守琅琊顏真卿撰書及題額』十五字，又不見『八分題額』，顯然出自石本。

按是碑北宋政和年間已經剝。董道《廣川書跋》云：『今其石刻剝，後世復以摹拓以傳。』又云：『更數十百年後，石破字缺，人間所得皆其傳摹者，見者必唾而笑之，其書不足傳也。』可知董氏所見摹拓本，筆法盡失矣。明代王世貞所見舊拓，『小摩泐』。稍後安世鳳亦獲舊拓，『鋒芒轉換，一一如新』，且有八分題額。是本，不見『小摩泐』，王、安所見舊拓當在是刻之後。是本當出唐拓原本。其不錄《畫贊》，而獨勒碑陰，其珍貴者亦可知。

是記『東去祠廟二百里』，集本二百里誤作『六百里』，或出自後之摹拓。

（以上第四冊）

郭公廟碑銘

正書。碑目又稱：《贈太保郭敬之廟碑》，《郭汾陽王家廟碑》，《太保祁國公廟碑》。全稱：『有唐故中大夫使持節壽州諸軍事壽州刺史上柱國贈太保郭公廟碑銘』。廣德二年（七六四年）